

插詩歌中的性德寫

1013846

821
0117.2

复旦大学图书馆藏

譚正璧著

新歌中的性欲小插曲

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



此書有著作權不准複製

詩譜中的性欲描寫

定價大洋五角

著作人 譚 正 璞

發行者 淞 社
黃 渡 東 市

代發行所 光 明 書 局
上海棋盤街九十五號

分售處 各 新 書 店

一九二八年二月付印
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

慧頻的序

正璧君的每種作品的編寫成功，幾乎都在我的家裏，所以中間一切經過情形，敢說只有我完全知道。別的著作家著作時的情形若何，我都不知道；只以我所見到的正璧君而論，不禁使我要感起「著作家是超人的」這一種感覺。

在這裏所謂「著作家」，當然不是指那些文藝創作家。文藝是個人直覺的表現，不用多讀書，也用不到參考訪問……等手續；只要一支筆，一瓶墨水，一張紙，就可隨你的意思傾瀉出來。但一個學問研究家將他研究學問的結果發表之于文字時，這就決不是一支筆，一瓶墨

水，一張紙所能如願的了。偉大的見解和精細的辦別力是不可少的天資，對於某種學問尤當備具「博」的條件。「著作家的生活，似乎是貴族的」，這句話果然含有幾分真理，因為一種好的著作品的成功，除了備具上述的著作者本人的特長外，不可缺少的是豐富的完全的各種參考書，而參考書的來源，當然以富裕的金錢做代價，但這不可拿來說正璧君。他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中人，他的經濟力當然是很薄弱的，而本鄉又是一個僻小的鎮市，不比在城市有圖書館可以儘量供給他參攷的材料。在這樣一個環境裏，他的奇偉的性情就表現出來了。他把五六年來教書所得薪水，盡以購買書籍；還不算，他每種作品所得的報酬，也毫無吝惜地付之一擲。知道他境遇的友人都勸他積蓄一

些，他只有答以感激的微笑！他的奇特的志願，和偉大的希望，有誰能了解他？他煩悶了，唯一的消遣品是閱書；他病了，枕邊被上，就零亂地滿堆了書本。照這種情形看，他應該成了一個「書獸子」了，却又不是。他的思想從不會爲某種學說所包圍，而是絕對地自由，獨立的。他的學問，足當一個「博」字，而他的生活全然非貴族的；在這點上，在各個著作家中，他不能不算是一個勇于奮鬥和犧牲的難得的青年了。

他的人生觀，幾乎全然以書本爲對象，所以他很少與社會接觸的經驗。近來他放棄了平昔的主張，曾加入屢次的社會運動，結果，惡勢力和黑暗打折了他的興趣。但他却並不因此退縮，他決意努力地幹

下去。他是一個富于同情心的人道主義者，因此不免要被某種主義者視為思想落後者；而在惡勢力之下，他又幾乎是洪水和猛獸。他在社會中所占的是這樣一個地位，所以他雖然是個極有道德的青年，在衆口中却很少美譽和佳評了。

這本著作，全然完成在這樣的一種情況裏。社會中一切事業，大都正在風雨飄搖之中，他偏有此閒情逸致，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鎮定。

在他的四壁不留一絲隙地的書城裏，他一個人坐在書桌前，埋首執筆，桌上，近旁的櫈上，滿堆了雜亂的書本，有的揭開着，有的歪着，這正是他著作的時候。我是他的唯一的愛人，但我除了替他抄錄

材料同檢取和整理參考書外，一些也不能加以幫助。他在每本著作的敍裏都對我表示謝意，委實使我慚愧無地！

這篇敍言裏，只記述些作者的性情和環境，決不敢下一些批評。是好，我也說不出她的好處；是歹，我也沒有能力看得出。我的智識的獲得，全然是正璧君所賜與；所以對於他，除了頌贊和欽仰外，沒有什麼話可以說，也沒有力量和才智去說。

他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，所過的生活僅僅圖得個溫飽，他願犧牲了一切社會的享受，來做這不爲名也不爲利的冷酷事業，而且當做終身事業；無論他的著作是好是歹，他的意志，他的人格，是值得一般人的頂禮和頌贊的！

在將來，我立誓要做他的一個忠實而有力的好幫手，當他每次著作的時候。

一九二八，一，二五。於黃浦

尾語

這樣一本「離經叛道」的無聊作品，在十年前的中國決不許我而出而問世。現在却靠了「五四運動」的餘蔭，又加上了「真理」的保障，很平當地在出版界中呈露了。在作者果然是幸事，在讀者不能不感謝這是「自由」所賜與。

我在本文中已經說過：本文的材料的來源，無一出於違禁書中，我不過將他抉剔在一起而加以相當的敘述罷了。所以不但沒有違犯「猥穢」條例，而且是一種很平常的述作。

「研究文學」，已決定做我一生的職業。一個人的意志，往往以嗜

好爲從達，我也不能跳出這個疇範。我的特別愛好文學，我自己也不解其故。只能說，因爲我愛她，所以愛她。這本書的寫成雖然不滿十天，然搜集材料却「匪朝伊夕」。因爲愛好的緣故，就不覺得經過怎樣麻煩了。

一種著作的成功，決不是一印成書本就算數的。一改，再改，雖千萬改亦不爲多。我對於我自己的作品，都抱這種態度，尤其是這一篇文字。關於性欲文學研究的書籍，在國內尙屬創作。我的嘗試，自知是不會成功的，但我並不因此自餒。先驅者都是達到一個目標的犧牲品，這個犧牲品多少會下過些努力，而搏得個相當的光榮。只要後繼者肯繼續努力，百折不回，成功的大道決不隔絕我們，而我們的目

的總能達到。這是我生平的唯一信條。

本書的材料的搜集，開始在二年之前，而且不限於詩歌一門，凡屬性欲文學，莫不儘量採擷。結果，別種的發現很少量，而詩歌一門獨多。完全二字雖然說不到，但採拾到這樣一些已屬不易，也可以自驕了。

抄錄材料，向來是我的慧頻的拿手戲。一個著作家（？）得到這樣一個好帮手做終身的伴侶，對於他的作品在無形中會獲得一些好果。精神的安慰比物質的享樂，他的鼓勵的力量，誰都知道來得偉大。又加上她的無代價的帮助，更增加了我無盡的興趣。

最後，很誠懇地致謝於一切幫助我和鼓勵我的友人！

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作者

詩歌中的性欲描寫

——性欲文學的幸運兒——

一 叙論

「性欲文學」在中國，一向被視為猥亵而不為一般文學家所注意。

但「非習慣地談及性的事實者為猥亵」，他的不雅訓，除了「非習慣」以外，委實無所取義。雖是這樣說，而在民衆文學——當然是指流行于民衆間的一切素被視為不足道的傳說和歌謠——裏，却是「習慣」的而非「非習慣」的。所謂猥亵，僅僅是少數「錦衣玉食」或者掛着「名教中

人」的照牌的貴族文學家對於一般「位居要津」的道德家或大偉人的諱語，而他們自己相互間也未見得絕口不談；在他們的作品裏也未見得絕對沒有。

如果以爲一國政治的設施應該真正服從多數民意，那麼「金瓶梅」和「玉蒲團」一流的偉大作品，決不會至于禁止和毀版。性欲文學或竟可占據了文壇的全部。這不是我誇大的話，也非無根之談，「食，色，性也」，聖人已先我言之。揭開天窗說亮話：你吃了飯和人談起吃飯這樁事，却視爲很平凡而不值得注意的事，何以你和女人或男人性交了就以爲猥褻而談起了要面紅？而且在人類中——或竟可說在具有雌雄性的一切生物——有幾個人是不會性交過的？多欲傷身，多

食未嘗不傷身，談起了吃飯未必會引起食欲，談了性交誰能決定一定會引起性的興奮？

但是，在民間，却又是另成一種畛域。

「到民間去」，我們很願意脫離了「禮教」的桎梏到民間去。在那裏，有真摯誠懇的感情，有毫無忌諱的諧語。「戳你的妹子」，「和你姊姊睡覺」……，會和「我要到你家裏去吃飯」一般微笑着說。春天來了，在青葱的麥田深處，彷彿叔梁紇和徵在的故事的並不被視為大逆不道。所以在他們中間流傳的一切故事和歌謠，大部分是敘說偷情和性交……等事，而且也並不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。文學的起原是詩歌，詩歌的起原是民歌，民歌中性欲描寫是這樣的自然而又平凡。所

謂性慾文學，在文學史是占着這樣一個地位。而詩歌中的性慾描寫，因之也超乎一切文學之上。

但是，在近代，為什麼小說和彈詞中的性慾描寫屢屢被人吐棄而禁止，在詩歌中却能單獨保存而材料最豐富呢？這原因却有詳細說明的必要。

在一切舊道德觀念和因襲思想壓制之下，性慾文學應該早已絕跡於中國文藝之園裏，不要說一般文學家無眼福去鑑賞，去研究，而「性慾文學」的名詞也應該無從成立。然而事實並不如此。所謂一般舊道德家——像同善社和道敎會孔敎會中的老少先生們——他們竭力的消滅性慾文學，囑咐官廳裏出示禁止——當然，官廳的執事人，都是